



被拐卖的女人

玉堂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被拐卖的女人

玉 堂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才禹

封面设计 石 继

技术设计 夏晓光

被拐卖的女人

玉 堂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广西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3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ISBN 7-221-01006-4

I·165 定价: 3.50元

出版说明

当前，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大河奔流，泥沙俱下，西方世界的歪风邪气乘机而入，一些已被埋葬了的丑恶事物也沉渣泛起，拐卖妇女、骗婚、卖淫等犯罪活动空前猖獗，酿造了一桩又一桩触目惊心的家庭悲剧。为了配合社会上打击上述种种犯罪活动的斗争，我们从《虎门》、《开拓》、《金田》等报刊杂志上选辑了萧立忠、杨永辉、魏雅华、金子、李晓、田昌安、黄浦生、四敏等同志写的七篇纪实性文学作品，编成此书，献给广大读者。其中有的虽然不是揭露和抨击上述丑恶社会现象的，但却反映了80年代中国婚姻与性爱的现状与人们的心态，引人深思。

为了尊重原作，所收作品基本保持原貌，不作改动。由于时间仓促，有的作品事先未能取得原发表报刊及作者同意，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歉意，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从黎明到黄昏

八十年代变异中的婚姻与性爱……………(一)

被拐卖的女人……………(一三一)

被拐卖的女研究生……………(二一二)

一个拐卖妇女的少女……………(二二八)

性自由与家庭的悲剧……………(二三八)

人犯子·骗婚者……………(二七二)

八十年代强占人妻的新恶霸……………(二九七)

开 篇

如果宇航员站在月球俯瞰地球，唯一能看到的是一条项链般悬挂在地球胸前的长城，那么，时光老人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人类，唯一能看到的便是人间的爱河。

距离，把宏大显现，而时间却把文明留存。自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核子时代，这条曲曲弯弯的人间爱河在历史的荆莽中永恒地流淌，由此播下了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和神往悸痛的传说：血与

火，灵与肉，扭缠与拚搏，相吸又相斥……爱得惊心动魄，爱得缠绵悱恻，爱得悲怆凄切。啊，人类的爱，你是那样让人难以诉说！

就这样，时光之流将我带向了这个充满激变的时代。

北京。南小街陆军总医院礼堂。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上演新创作剧目《未来在召唤》。时间是1979年初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

小张和小李不知道文艺界对这出戏的争论。他们一个是

八十年代变异中的婚姻与性爱

从黎明到黄昏

● 萧立忠

大集体工厂的车工，一个是浴池的服务员。只是下了班路过这礼堂，偶然从一个热情人的招呼声中白捡两张票。反正没事，进去看看吧。看着看着，他们被吸引了，话剧原来还这么有意思，这比“大吊车，真厉害”好看。突然，他俩的心脏几乎同时停止了跳动，舞台上出现了令他们瞪目结舌的一瞬：那个姑娘和那个小伙亲了一下嘴儿，而且还带着“叭”一响。哥俩都晕了，晕了也没忘瞪大眼睛看，希望那男女演员再来几下，多给他们看看。可是，舞台上再没出现亲嘴的场面，令他们失望，也令他们忘了鼓掌。直到散场，场内人快走光了，他们还在座位上发愣。

这样的场景，小张和小李都没见过。在他们从童年向青年的过渡时期，银幕和舞台上都是没丈夫或没妻子的“样板戏”，何况哥俩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在打扑克消磨的。那时候的北京街头也不多见一男一女挎胳膊走路，公共汽车上也不见哪对儿情人搂得紧紧的，故宫后面的护城河矮墙上，晚间也没有女的躺在男的大腿上说悄悄话的，若能见到一男一女在护城河墙旁边踟蹰，两人间距至少20公分以上。哪像现在，晚上什刹海、后海的边沿，条椅上坐着的男女搂得紧紧的，脸贴脸能贴上20分钟，嘴对嘴能弄它半小时，零下20多度的冬天也有情人在那鼓捣，就是不怕冷。

小张和小李走出礼堂，上了公共汽车还直犯寻思，哥俩个谁也不说话，都在心里咂摸这滋味。“太他妈舒服了！”小李忍不住说话了，这憋在心里可真难受。小张也有同感，但觉得小李说得过于含蓄，于是补充说：“那姑娘和那小伙子，真敢当着那么多人亲嘴儿！”小张有意说给车上别的乘客听，希图让大家一起分享他们感受到的滋味儿。可是，站在他们身边的人都很快撒到一边去了。

是的，1979年春的中国在公共场合谈亲嘴问题，是会引起听者反感的。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习惯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或者叫“只准实践，不准反映”。尤其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这是中国文化在中国人心理上的积淀——只能内感。但任何事物总要变的，中国人当然也得变，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这一年已经是70年代的尾声了，80年代就要来临……小李和小张并没感到这种历史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从他们的议论声中，已经隐约地听到了爱的脚步声，正在轰轰烈烈地向着我们大步走来。《未来在召唤》拉开的帷幕，不仅是剧作本身的大主题，始料不及的是，它与充满激变的社会生活一起，拉开了中国80年代爱的序幕。

第一章 黎明的爱

黎明，对许多人来说，都可能有过相当清新、相当美好的记忆。一个人的童年，也应该如黎明那样美好，有人温暖你，抚爱你，因为你是人类的黎明。

然而，我的黎明是模糊的。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的黎明诞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结束于“文革”谢世之时。我的父母为了挣钱养活六七张嘴而早出晚归，含辛茹苦地养育儿女成人。我不能说他们没有付出爱，只是我在咀嚼这爱的时候，总是先尝到苦涩和忧伤。

但是，我去拜访我哥哥的朋友余大中时，却意外地听到一个令我惊诧的事实，那就是余大中的四岁儿子小佳宝的轶事。

余大中刚届而立之年，刚刚被提拔为副处长，正是春风

得意之时。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有一个胖墩墩的儿子，一个非常完整而又完美的小窝，如果硬要他谈还有什么不如意的话，他说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今天余大中下班早一点儿，就赶到幼儿园，站在窗外，一眼就看到了佳宝躺在床上，小腿儿重叠在一起翘着，正在和躺在旁边的小女孩“砍大山”。余大中没有走进去惊动他们，隐身在开着的窗外，好奇心使他想知道儿子能说些什么。

佳宝：“妮妮，黑猫警长姓什么？”

噢，原来他们在讨论电视动画片《黑猫警长》。

妮妮：“它没有姓。”

佳宝：“它姓黑。”

妮妮：“不对。妈妈说它没有姓。”

佳宝：“不对。你妈妈不懂。黑猫警长就是姓黑。”

站在窗外的余大中憋不住要笑了。儿子的思维能力太强了，竟然给黑猫警长定了姓，多丰富的想象力！

妮妮：“不对。妈妈说它没有姓。”

佳宝：“不对，你妈妈不懂。黑猫警长就是姓黑。”

妮妮稍稍沉默了一小会儿，就又说话了：“反正它不姓黑！它要姓黑，我就不喜欢你了。”

“好吧，不姓黑，随它姓什么吧！”佳宝大气地妥协了，也许是妮妮话中的威胁意味使然。

“那也不喜欢你了，你太笨，拍不了20下。我叫常老师换床，不和你挨着睡了。”妮妮说。

余大中愣了，不知道什么叫拍不了20下。

“我明天要能拍30下呢？”佳宝问。

“你要是把他们全拍输了，我就和你睡。”

“你明天看吧！”佳宝放下了小腿儿，一翻身就贴紧了妮妮，在她的小脸儿上响亮地亲了一口，然后问：“长大了，你还和我睡吗？”

“只要你比他们厉害，就和现在一样，我还让你亲我！”妮妮说。

妈的，他们这么点大的小蹦豆子，就谈起了恋爱，整整比老子提前了20年。余大中心里喜滋滋地骂道。但他的脸色马上为之一变，心也抽紧了。

原来，佳宝听完了妮妮的话后，噉地一叫就势翻了一个筋斗，一下子翻到了小床下。高兴得太早了！

余大中急得大叫一声：“佳宝！”忙忙地进了屋子。

佳宝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咧着嘴，眼泪花儿在眼眶里直转悠，但却没有哭，显然摔得不轻。常老师早过来了，轻轻揉着佳宝的小屁股蛋子。

“疼不疼啊，宝宝？”常老师关切地问。

“不疼！”妮妮先说话了。

“不疼！”那小子也坚强地重复着。

余大中赶忙抱起了儿子，嘴里说：“宝宝摔疼了！宝宝摔疼了！”他找不出合适的话安慰儿子。

回家的路上，儿子要他买皮球。他就抱着他进了百货商场，随儿子挑了一个满意的皮球，然后还问要什么，儿子只是催他快回家。

回到家里，他把儿子放下，扎上围裙在厨房忙乎起晚饭。他和妻子的规矩是，谁先到家谁做饭。

一会儿，敲门声响起来，他以为妻子回来了。待到开了门，才看见是他家楼层下的主人上来了。

“老余！你家的咚咚声太大了，我们老太太正在发病，

需要静一点儿，你看……”

“啊呀，这小家伙在拍皮球！好，对不起，对不起！宝宝，别拍了！”余大中向屋里喊着。

现在他明白了什么叫拍20下了，那小女孩儿嫌佳宝笨。

“宝宝，你别拍了，楼下的奶奶要睡觉，你这样很不好！”余大中说。

“不嘛！我不嘛！我明天不拍够30下，就赢不了他们！”儿子边说边疯狂地拍着。

皮球在水泥地上，噼噼啪啪地响着，但的确到不了20下就早滚到一边去了。佳宝拾起来，又疯狂地拍起来，小脸上满是细密的汗珠儿。

余大中绞了个湿毛巾把儿，给儿子擦汗，同时问：“你赢了他们能怎么样？”

“妮妮和我好啊！”

“她不和你好又怎么样？”

“不好！”佳宝断然地回答：“我要赢，我不要妮妮说我笨，我要妮妮长大了也和我好。躲开！”

“不行！你再拍，爸爸可生气了。你不能让楼下的奶奶休息不好！等吃完了饭，爸爸到楼下教你！”

“现在就要！”

只好现在就下去了，不然他还会由着性子地拍下去。唉，这么个小东西，就已经懂得了博取异性的欢心而拼命了。令余大中安慰的是，这多少表现了小家伙的要强劲儿，是好事啊！

“好儿子！你真是你爸爸的好儿子！明天爸爸给你跟妮妮爸爸说，咱娶她，当媳妇！”

佳宝好象明白爸爸的意思，搂着他的脖子亲起来。

“好了，爸爸先做饭好不好？”

“好吧！”

这也许是一个很平常的谈资，但由此我想到，这一代《黑猫警长》《咪咪流浪记》《米老鼠和唐老鸭》培养的儿童，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性意识，是人类天性呢，还是他们过早地触及了这爱的河水呢？我的童年，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常常纠集在一起奚落小女孩，欺负她们，却不懂得爱她们。至少我自己的童年，是不敢单独和小女孩在一起玩的，但我却敢骂她们，甚至朝她们挥起小拳头。

如果小佳宝和小妮妮表现的还只是下意识的举动，那么，九岁的宁宁和九岁的芳芳，就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接触了。

九岁的宁宁不明白，无论如何不明白，从爸爸抱回一个亮闪闪的扁匣子那天开始，为什么总是催他提前睡觉。为什么扁匣子有这么大的权力，必须叫我宁宁不在9点而在8点睡觉呢？他问过爸爸，也问过妈妈，可他们都回答：“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乱问！”好吧，不要问就不问，宁宁自有办法弄懂它。宁宁蹬着凳子上高低柜，搬了搬扁匣子，不重。但鼓捣了半天，也没弄懂那是个啥玩意儿。结果被爸爸揪着脖领子，像抓小鸡似的拎下来了。“小混蛋，那是你玩的东西吗？”很快，宁宁在邻居家也看到了和他家一模一样的扁匣子，芳芳姐姐告诉他叫录相机。芳芳跟宁宁同岁，只是比宁宁大两个月。芳芳还说要是把它跟电视机接起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因为有录像带。说着，芳芳拿起一盒录像带，熟练地放进录相机里，一

会儿，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济公形象，并且有“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歌声飘出来。两个孩子起劲地跟着唱起来。过后，宁宁越想越气，这么好的玩意儿，为什么不让我看？连芳芳姐都会开会关，我却不会，我还是男的，男的不如女的？口口声声心肝、宝贝，全是骗人，哼，看我也骗骗你们……

“宁宁！”妈妈叫他。“噢，睡着了。今天可挺乖的！”

“睡着了？那咱们也躺下吧！”爸爸说。

两口子回到自己的卧室。妈妈铺床，爸爸开电视机，一切都弄好了，两口子钻进被窝。

宁宁悄悄地从床下爬出来，看着电视屏幕。那上面是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都不穿衣服，除了脑袋和爸爸妈妈不一样，除了爸爸肚子上有一条伤疤、妈妈胸口上有一黑痣和他们不一样，别的都一样。宁宁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尽管他不明白画面的意思，但总觉得挺新鲜。直到他听到那画面上女的轻轻地呻吟，他憋不住要提问题了，忘记了自己是偷着看的。

“妈妈，那女的为什么叫哇？”宁宁索性立起身来问。

“哟——我的天爷——”妈妈尖声叫起来。

爸爸却赤条条地钻出了被窝：“这小东西，什么时候进来的！”随即一记脆响落在宁宁的腮帮子上。

哇——宁宁大哭起来。

爸爸披上睡衣，拧着宁宁的耳朵，把他拖回他的房间。爸爸掀开鼓鼓囊囊的被子，下面是卷成卷的褥子。

“这小东西，可真会骗人！赶快上床睡觉！我告诉你，不许把你看到的在外面说，听见了吗？”

爸爸耳提面命，儿子乖乖地领首称是。

爸爸出去了，宁宁躺下了。

嗨！挨了一顿打也合算，总算知道了点什么。原来男的和女的不一样，不光是头发长短啊。自己腿裆下的一嘟噜，也不光是当水枪用的，还能……

第二天放学回家后，宁宁找到了芳芳，炫耀了一番自己家的录像带比她家的强多了，比“济公”新鲜多了，当然免去了自己挨的一顿暴打。芳芳根本不相信，他家有什么强多了的录像带，她想看看。宁宁带芳芳回到自己的家，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宁宁拧紧了小眉头：“唉，让我爸藏起来了。”

“你骗人！”芳芳撅起了小嘴儿。

“骗人是小狗！”

“我才不信你家的新鲜呢！你能讲出来吗？”

“能！”随即宁宁眼睛一亮，“咱俩照着做一回就知道了。”

“怎么做呀？”芳芳疑惑地问，“电视上的事儿，我们能做吗？”

“怎么不能？好做极了！”宁宁肯定地说，“那上面是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就像你的爸爸和妈妈，也像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不穿衣服做的故事。来，你把衣服脱了！”

“不嘛！不嘛！”芳芳不肯脱衣服。

“好，我先脱！”宁宁三下两下地脱了衣服，爬上床后又叫：“来呀，就这样，电视上就是这样的！”

芳芳终于脱了衣服，也爬上了床。

两个无知的孩子就这样无知地做出了他们不应有的举动。

他们这是爱么？他们懂得爱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爱。就此事而论，宁宁和芳芳的举动，还不如佳宝和妮妮的举动，来得健康和让人觉得像是爱那么回事。

请不要以为这是我杜撰出来的天方夜谭，这是报上曾经披露过的一个事实。

诚然，录像机和录像磁带都是丰富人们生活的先进手段和工具，但这不是我们的发明，是引进的。很遗憾，在引进这些先进的工具时，也引进了这些“先进的糟粕”，并且在无意中，使我们的孩子受到了不应有的戕害。尽管，这仅是极其个别的，但也极其令人痛心。根据实际情况搞一些性启蒙教育，性生理知识教育，必须在下一代人应该明白的年龄上进行，而绝不能过早地使他们接触这些。对佳宝和妮妮不能鼓励，对宁宁和芳芳更应禁止，他们还是黎明的黎明啊。可是，我们当父母的，常常像余大中那样子喜欢用幼小的儿子或女儿开玩笑，逗引孩子娶媳妇、找女婿，不是有一首歌谣吗？歌中唱道：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这不是培养孩子的健康意识，至少和性教育是两码事。像宁宁的父母那样，无意中让孩子窥视自己的性生活，几乎百分之百地是种下苦果。

对孩子应该爱，但不能溺爱，爱要得法，爱得恰如其分。天下的父母亲情之爱，使许多孩子最终走向反面的教训是太多了。

当那轮巨大的红绣球似的太阳被浩瀚云海的巨口吞没时，九岁的小单阳才从追逐蝴蝶中醒悟过来。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鹿，抓起书包，逃命似的朝家里跑去。

怎么能不怕呢？一根一米多长的竹鞭正等着她呢！九年来，小单阳也记不清自己挨过那东西多少次了，回来晚了一

点要挨，学习成绩不好要挨，大人不顺心时也要挨。对她来说，那根前端被破开若干片可以互相击打而又通连一体的新式武器落在身上，远比原子弹厉害得多。

今天又晚了。怨谁？若不是花蝴蝶在花丛中飞来舞去逗引她、若不是想起常识课老师讲要做昆虫标本的话能晚吗？

果不其然，那根竹鞭已经恭候她多时了。还没等单阳迈进门坎，妈妈握着它气势汹汹地骂道：“你这个死丫头，又疯到哪里去了？一天不打你，肉皮子就发紧了？今天再给你松松！”她挥舞着手中的竹鞭就朝女儿扑了过去，边打还边说：“你要什么，买什么，哪一样不可着你，就是不听话！”

这高举竹鞭和物的补偿，是不是爱得太残酷了一些？

立刻，小单阳吓傻了。从第一次领教起，就知道竹鞭落在身上可要起一道紫檩子的。她回过神儿后，转身跑出家

门。

夜一层一层地放下帷幔，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在街上已经踟蹰大半夜的小单阳，已经十来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饥饿像豺狼般的噬咬着，困乏又像狐狸似的迷糊着她。她实在挺不住了，来到一个墙角蹲下，把头埋在膝盖上，很快就睡着了。

一个罪恶的身影从远处走来。

“小姑娘，起来，怎么一个人睡在这儿？”

单阳睁开眼，面前站着一个老头，声音还挺亲热的。

“饿了吧？来，吃点东西。”老头说着，递过来一块大蛋糕。

哦，这老头真好！单阳接过蛋糕，一口咬下去。

“到我家去吧，小姑娘？”老头眨动着一双小眼睛，亲

切地邀请着。

呵，可怜的小羊羔就这样地顺从地跟着狼外婆走了！她怎么能知道呢？她才只有九岁，还是一颗璀璨的小太阳，在没有升起的黎明时，就过早地抹上了一层阴霾。真是令人痛心！

一个年幼的女孩子被家长的“棍棒”送进了虎口。那母亲在高举竹鞭时，也许心中正充满爱意，希望女儿规规矩矩地照大人的嘱咐做。可是，孩子的天性是爱动，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母亲或父亲在扼制孩子的个性时，你们想过后果吗？你们所拥有的是和谐的爱吗？

单阳没有黎明的爱，或者说被恐怖的暴虐的黎明之爱，逼向人生最痛苦的陷阱。薇薇则是在父母的不诚实下，做了没有人生价值的痛苦的探求者。薇薇刚刚度过12岁的生日，却至今还不明白人是怎么来到世界上的。她不止一次地问到母亲和父亲人是怎么出来的？每当这时，母亲就很不自在，父亲很干脆回答土坷垃变的。薇薇不愿意问父亲了，就一遍一遍地问母亲，她太渴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妈妈一次一次的脸红、羞涩，始终不肯解答，被催问不过，只好说：是捡来的。听完，她心里却更画了魂了，再问，回答还是同样的话。时间长了，他们就都不耐烦了：问那干啥？那是什么好事呀？供你吃、供你穿，不是没缺你什么吗？缺啥吱声——别打听那些“乌七八糟”没用的东西。好好学习才是正经的，以后考上大学才是好样的。

尽管她不相信他们所做的解释，却一遍一遍地拿起土坷垃，把它们敲碎研究，向大地掘过坑，虽然锲而不舍，但一直弄不出所以然。她怎么就捡不来一个小人呢？她怎么就看不到土坷垃变成人呢？时间长了，她见庄稼、大树、花草都